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明史紀事本末 第五卷 方國珍降

元順帝至正八年，浙東臺州黃巖人方國珍起兵，劫掠沿海州縣，元兵屢討不克。□三年□月，時青田劉基為浙東行省都事，建議謂：「方氏首亂，宜捕而斬之。」執政多受國珍金者，輒罪基擅作威福，羈管於紹興，竟受國珍降。國珍雖受元官，實擁兵自固，不受元調發。元亦以四方多故，羈縻之不問。國珍尋叛，據溫、臺、慶元等路。

□八年□二月，太祖既下婺州，遣典籤劉辰使方國珍，招諭之。國珍與其弟謀曰：「今元運將終，群雄並起。惟江左號令嚴明，所向無敵，今又東下婺州，恐難與爭鋒。況與我為敵者，東有張士誠，南有陳友定，莫若姑示順從，藉為聲援，以觀其變。」

□九年春三月丁巳，方國珍遣使因劉辰來奉書，獻黃金五百斤、白金百斤、金織文綺百端，願合力攻士誠。許之。以次子關為質，太祖曰：「凡質，疑也。不疑，何質！」厚賜關而遣之，改關名為明完。國珍復納溫、臺、慶元三郡籍，願輸金助軍守土，如錢鏐故事，事定，即以獻。

二□一年三月戊寅，方國珍遣使以金玉飾馬鞍獻。先是，太祖遣博士夏煜、陳顯道諭國珍曰：「福基於至誠，禍生於反覆，隗囂、公孫述可鑒也。」國珍惶懼。至是，遣其檢校燕敬來獻。太祖曰：「吾方有事四方，所需者文武才能，所用者穀粟布帛，其他珍玩，非所好也。」卻之。

二□四年九月乙酉，方明善攻平陽，元帥胡深擊敗之，遂下瑞安。先是，溫州土豪周宗道以平陽來附，明善率兵攻之。宗道求援於深，深擊明善，敗之，下瑞安，進兵溫州。明善懼，與國珍謀，歲貢銀二萬兩充軍資。太祖許之，命深班師。

二□五年六月壬子，參軍胡海攻樂清下之，擒方國珍鎮撫周清等，送建康。

九月，元復以方國珍為淮南行省左丞相，分省慶元。

二□六年九月，元改方國珍為浙江行省左丞相，國璋、國瑛、國珉及國珍子明善俱平章政事。初，國珍雖以三郡來獻，實未納土，特欲陽假借聲援以拒元。及元屢加命，國珍益驕橫，遂據有瀕海諸郡縣，不肯奉正朔。時太祖方連兵張、陳，不暇往討，累遣博士夏煜、楊憲往諭之，國珍心持兩端。太祖聞之，笑曰：「姑置之，待我克蘇州後，欲奉正朔，晚矣。」

太祖吳元年元至正二□七年也。九月甲戌，命參政朱亮祖討方國珍。初，國珍懷詐反覆，云：「俟克杭州，即納土。」及大兵克杭州，猶自據如故，乃累假貢獻，來覘虛實，為叛服計。又北通擴廓帖木兒，南交陳友定，圖為犄角。太祖遣書數其□二過，且徵貢糧二□萬石，曰：「克杭有日矣，公何負約如故？張士誠與公接壤，取公振落耳，所不敢者，以誰在耶？吾且暮下姑蘇，奄至公境。背城一戰，亦丈夫矣。不然，去之入海，亦一策也。然自古未有老海上者，公審思之。」國珍懼，與其弟姪將佐謀。郎中張本仁曰：「江左方圖張氏，勝負未可知，計不能越境而致於人。」劉席曰：「江左多步騎，平地用耳，奈吾海舟何！」丘楠曰：「皆非主福也。惟智可以決事，惟信可以守國，惟直可以用兵。昔者江、淮之間，豪傑並起，人人莫不欲帝，然分鼎足者，漢與二吳耳。漢人敢戰不怯，尚死九江。張吳區區，如竇中鼠，敗可知也。江左法嚴而軍威，諸將所過，秋毫無犯。所得府庫，還封識之，以奉其主，此乃弔伐之心，必有天下。且業已並漢，勢復兼張。公經營浙東□餘年矣，不能越三郡，不以此時早決，不可謂智；自居錢鏐，抑又背焉，不可謂信；我之不信，彼征師焉，不可謂直，莫若與也。」國珍不能用。至是，命亮祖率馬步舟師討之。

初，臺州為國珍弟國瑛竊據。己丑，亮祖駐師新昌，遣部將嚴德攻關嶺山寨，平之。辛卯，至天臺，守將湯盤以城降。進攻臺州，國瑛以兵拒戰，擊敗之，嚴德戰死。遂至臺州國瑛聞亮祖至，即欲遁去。會國珍入慶元治兵，為城守計，使人謂國瑛堅守勿去。國瑛始約束將士，乘城拒守，然士卒多懷懼亡去者。亮祖等急攻之。辛丑，國瑛度力不能支，以巨艦載妻子，乘夜出興善門，走黃巖。亮祖入城撫定之。

□月，進兵黃巖，瑛復遁海上，留其黨哈兒魯守黃巖，哈兒魯即以城降。亮祖分兵下仙居等縣，國珍聞之氣沮。癸丑，命湯和為征南將軍，吳禎為副將軍，率常州、長興、宜興、江、淮諸軍討方國珍於慶元，諭之曰：「爾等奉辭伐罪，毋縱殺戮，當如徐達下姑蘇，平定安集，乃吾所願也。」

□一月，吳禎引舟師，乘潮夜入曹娥江，夷壩通道，出其不意，抵軍廩。會降卒言國珍已遁入海，禎勒兵追之。湯和兵自紹興渡曹娥江，進次餘姚，降其知州李樞及上虞縣尹沈煜。遂進兵慶元城下，攻其西門，院判徐善等率父老迎降。國珍乘海舟遁，和率兵追敗之，國珍率餘眾入海。和分徇定海、慈溪等縣，得軍士三千人，戰船六□艘，馬二百餘匹，銀六千九百餘錠，糧三□五萬四千六百石。

朱亮祖自黃巖進兵溫州，陳於城南七里，國珍令其子明善引兵拒戰，亮祖擊敗之，破其太平寨，追至城下，餘兵潰，奔入城。亮祖遣部將湯克明攻西門，徐秀攻東門，柴虎將游兵策應。晡時，克其城，獲員外郎劉本善，國瑛等遁去。亮祖撫其民，分兵徇瑞安，守將同俞翰伯通降。遂帥舟師會吳禎襲明善於樂清之盤嶼島，夜三鼓克之，大獲其戰艦土馬。

國珍既遁入海島，己丑，太祖復命廖永忠為征南副將軍，率師自海道會湯和等兵討之。其部將多來降，諸郡縣相繼下，國珍惶惑失措。和等復遣人持書招之，諭以朝廷威德，及陳天命所在。國珍不得已，遣郎中承廣、員外郎陳永乞降，又遣其子明克、明則、從子明鞏等納省院及諸銀印銅印二□六、銀一萬兩、錢二千緡於和。丙申，朱亮祖兵至黃巖，方國珍及其兄子明善率家來降。於是國珍遣其子明完奉表謝罪。太祖始怒其反覆，及覽表，憐之。表出其臣詹鼎所草，詞辨而恭。太祖讀表曰：「孰謂方氏無人耶？」賜書曰：「吾當以投誠為誠，不以前過為過。」辛亥，國珍及其弟國珉率部屬謁見湯和於軍門，得土馬舟楫數萬計。和送國珍等於京師，太祖讓之曰：「公胡反覆陰陽，勞我戎師耶？顧實公左右舞小智教公，公不能自裁耳。」乃悉召其臣，以丘楠為韶州同知，又知草表出鼎手，命官之，其餘盡徙濠州。浙東悉平。後太祖即位，厚遇國珍，賜第京師，宴位功臣次。未幾，授廣西行省左丞，奉朝請。一日侍宴，坐不能興，昇歸。太祖官其二子，曰「令國珍見」云。國珍以善終。

谷應泰曰：

元至正八年，方國珍以黃巖黔赤，首弄潢池，揭竿倡亂，西據括蒼，南兼甌越。元兵屢討，卒不能平，以致五年之內，太祖起濠城，士誠起高郵，友諒起蘄、黃，莫不南面稱雄，坐擁劇郡，則國珍者，雖聖王之驅除，亦群雄之首禍也。然而國珍地小力少，不足以張國，餉匱援絕，不足以待敵。此惟識略過人，真知天命，若陳嬰以兵屬漢高，馮異以地歸光武，則功垂刑馬，名在雲臺，豈不善始善終哉。而國珍者，市井之徒，斗筲之器，宜其無定見也。夫國珍智昏擇木，心懷首鼠，懼明之侵軼，則受撫於元，以壯其虛聲；懼元之窮迫，則納款於明，以資其外衛。其效忠於陳友定也，豈非河朔之劉琨，西涼之張氏。而侍子於明太祖也，又豈非下江之王常，吳越之錢俶。正所謂狼牙搖尾，荒忽無常。毋論明室鼎興，貽羞鬼域，就令元兵晚振，亦斬鯨鯢。蓋首尾衝決，無一而可者。而彼終恃狡謀，依違兩墮，則以攝乎大國之間，遷延歲月之命耳。

然究竟友諒凶強，士誠給富，無不先期殄滅，而國珍以彈丸之地，乃更支離後亡者，非國珍之善守禦，而太祖之善用兵也。太祖之意，以用兵如攻木，先其堅者，後其節目。故先平吳、漢，後議國珍，緩急之勢所不得混也。而中間允其納幣者一，遣使招諭者再，又且推還質子，姑置後失。蓋吳、漢者門庭之寇，赴之宜速，而國珍者樊籠之鳥，取之如寄，毋亦米成山谷，盡天水於目中，豈真兵白頭須，置隴、蜀於度外也。卒之六師既加，竄奔海島，計窮歸命，傳送京師。語云：「不為禍始。」又云：「無始亂。」國珍之竊據非分，適足為新主資矣。